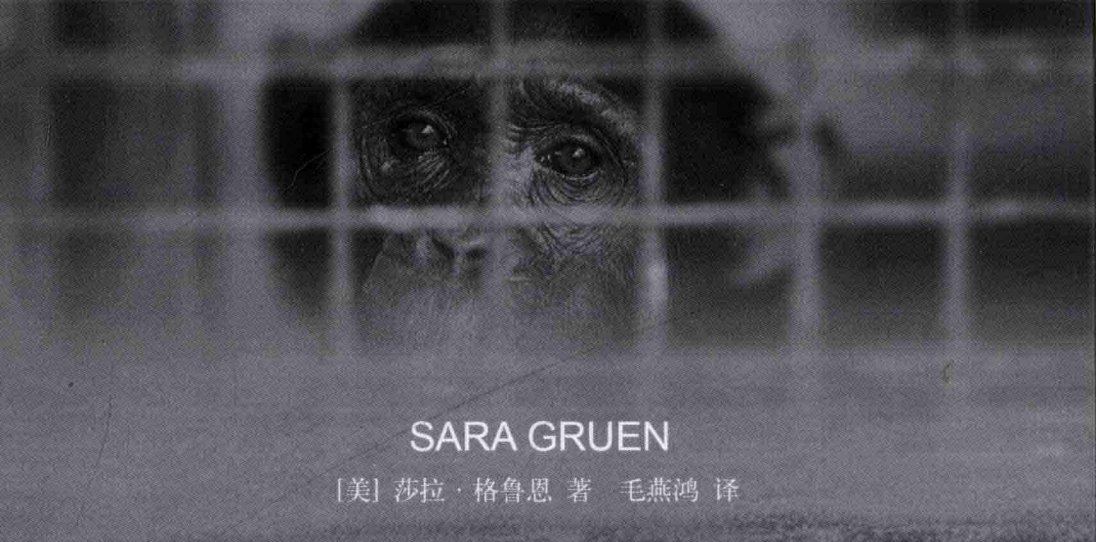




SARA GRUEN

[美] 莎拉·格鲁恩 著 毛燕鸿 译

APE HOUSE

黑猩猩之屋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SARA GRUEN

[美] 莎拉·格鲁恩 著 毛燕鸿 译

APE HOUSE

黑猩猩之屋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猩猩之屋 / (美) 格鲁恩 (Gruen, S.) 著; 毛燕
鸿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0

书名原文: Ape House

ISBN 978-7-208-09693-6

I. ①黑… II. ①格…②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1036号

策 划 王 蕾
责任编辑 邵艳美
封面设计 金 山



世纪文景

黑猩猩之屋

[美] 莎拉·格鲁恩 著

毛燕鸿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75

插 页 2

字 数 252,000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208-09693-6/1·850

定 价 28.00元



莎拉·格鲁恩 Sara Gruen

狂热的动物爱好者，写了一系列与动物有关的小说，其中第三本书《大象的眼泪》是超越《追风筝的人》和《哈利·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的超级畅销书。

本书中聪明可人的黑猩猩也有着现实中的原型。

现与丈夫、三个孩子、四只猫、两头羊、两条狗、一匹马同住在芝加哥北部的生态小区。

献给世界各地的黑猩猩，
尤其是潘芭尼莎^[1]。

- [1] 潘芭尼莎是美国爱荷华州类人猿基金会的一只雌性矮黑猩猩，懂得英语、美国手语并能熟练操作计算机，是目前所知全世界最聪明的矮黑猩猩，也是书中黑猩猩邦琦的原型。——译者注，下文同

给橘子，给我吃橘子，我吃橘子，给我吃橘子，给我你。

——尼姆·奇姆斯基^[1]，1970 年代

给我给我更多，给我更多，给我给我更多。

——（小甜甜）布兰妮·斯皮尔斯《给我更多》，2007 年

- [1] 尼姆·奇姆斯基是197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“尼姆计划”中的一只黑猩猩，它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美国手语，推翻了当时主流语言学家提出的“只有人类才具有语言学习能力”的理论。

飞机还没起飞，摄影师奥斯古德却已开始轻声打鼾了。他坐的是中间的座位，正好楔在约翰·西格彭和一名身着咖啡色长袜和休闲鞋的女子中间。虽然那名女子已特意放低扶手以躲开邻座的斜靠，但奥斯古德的身体还是明显地朝她那边倾侧过去，将她的身体挤得几乎与飞机舱壁合为一体。而睡意正浓的奥斯古德却对此一无所知。约翰瞥了他一眼，心中充满艳羡。他们俩都就职于《费城问询报》，因编辑不愿支付他们出差时的酒店费用，执意要求他们采访黑猩猩语言实验室的任务当天去当天回，所以，虽然约翰、凯特和奥斯古德昨天午夜时分还在迎接新年的降临，但今晨六点他们却都已坐上去往堪萨斯城的飞机。约翰多想闭上眼睛休息几分钟——哪怕需要冒着偶尔与奥斯古德的身体亲密接触的风险。但他不能，他需要趁细节还鲜活的时候，将它们一一写入采访笔记。

约翰很不习惯座位前的狭窄空间，于是将双膝转向走道的方向。凯特的座位正好在他的身后，因此他也不能将座椅向后斜放。他太了解凯特的情绪了。她一人独占了那排的三个座位——运气好得简直不可思议，但她刚才仍向空乘要了两杯杜松子酒和一杯奎宁水。显然，独占三

个座位远不足以抚平她本以为能跟六只黑猩猩相见、后来却发现只能用一整天时间来琢磨语言文字所带来的心灵创伤。虽然她进入语言实验室之前，一直极力掩饰自己的感冒症状，并把自己即将痊愈的感冒解释为过敏反应，但前来迎接他们的科学家伊莎贝尔·邓肯却一眼看穿了她的诡计，明令禁止她踏入语言部的大门。凯特立刻祭出自己闻名遐迩的撒娇功夫，那可是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的看家绝技，但伊莎贝尔·邓肯丝毫不为所动。她说，矮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有 98.7% 完全相同，因此但凡能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病毒，矮黑猩猩也很容易感染。她不能让它们冒这个风险，况且还有一只矮黑猩猩正身怀六甲。此外，语言部刚刚制作了一批矮黑猩猩发声研究方面的精彩资料。因此，病恹恹的凯特沮丧至极，只能将整个下午都挥霍在布莱克大厅里，听工作人员讲述黑猩猩舌头的神奇构造和运动规律，与此同时，约翰和奥斯古德正在跟黑猩猩亲密地会晤。

“你们当时是隔着玻璃的，对吧？”凯特后来在出租车里抱怨道。她坐在约翰和奥斯古德的中间，两个男人分别把头转向各自身旁的车窗，徒劳地躲避着凯特身上散布出来的病菌。“我根本不明白，隔着玻璃我怎么会把病毒传染给它们——任何东西都传不过去。只要她要求，我肯定愿意站在屋子里靠后的地方，距离那群黑猩猩远一点。该死的，看来我应该戴个防毒面具。”她停止抱怨，拿出佑风能牌感冒喷剂，对着两个鼻孔都喷了几下，又拿出纸巾使劲地擤了把鼻涕。“你们知道我今天是怎么过的吗？”她接着说，“他们的行话太难懂了。光是‘论述’这个词已经很让我费解了，想不到接下来还有‘陈述性语用要点’、‘义务形态’，等等等等……”她挥舞着双手来强调这些“等”字，一只手握着一瓶佑风能的药瓶，另一只手里则是揉皱的纸巾。“听到‘等级词汇关

系’的时候我终于彻底晕掉了。这些话听起来像一个迂腐古板又喋喋不休的老伯伯，对吧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，难道他们以为光这些东西就能让我写篇报道？”

当他们终于拿到回程班机登机牌的时候，约翰和奥斯古德暗暗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。约翰不知道奥斯古德这天作何感想——他们俩还没来得及单独沟通，但对于约翰来说，这一天的经历却在他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

这天他与那群黑猩猩进行了双向的交谈。他对它们讲英语，然后它们用美国手语回答。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，因为这意味着那些黑猩猩懂得两门人类的语言。而其中一名黑猩猩邦琦，甚至很可能懂得三种语言：它可以通过一种特制的语言系统，通过计算机与他人沟通。约翰也从未想到，黑猩猩的母语竟也如此复杂——在他们参观的过程中，黑猩猩之间一直在使用一种能表达明确信息的声音系统，比如酸奶的味道、某件物品藏匿的位置等，即使它们看不到对方，也能清晰地通过声音来交流。他曾长久地凝视着黑猩猩的双眼，然后确定无疑地发现，那朝你深深回望的，完全就是我们情感丰富且智力发达的同类。那种感觉，与在动物园里隔着铁笼看猴子截然不同。这极大地改变了约翰对世界的看法，程度之深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。

获得伊莎贝尔·邓肯的批准只是进入黑猩猩居住区的第一步。工作人员将凯特拦在门外以后，将奥斯古德和约翰带到一间行政办公室稍作等候，伊莎贝尔则去征求那群黑猩猩的意见。约翰来访之前就听说过，究竟哪些访客才能进入黑猩猩之屋，最终由黑猩猩来决定，而且这群黑猩猩以性格反复无常著称：在之前的两年中，只有一半的访客被恩准入内。明白这些以后，约翰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以提高自己的胜算，他先在

网上研究了诸位黑猩猩的喜好，然后给每个黑猩猩都买了礼物，所有礼物加起来塞满了整个背包，全是它们喜欢的食物和玩具——弹力球、羊毛毯、木琴、“薯头先生”玩具、零食，以及任何它们可能觉得好玩的东西。然后他给伊莎贝尔·邓肯发了封电邮，让她转告那群黑猩猩，他会给它们带来惊喜。虽然做了这么多努力，但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，约翰的额头仍然挂满了紧张的汗珠。伊莎贝尔终于回来了，告诉他黑猩猩不仅允许他和奥斯古德入内，而且还执意要求他们必须如此。

她带领他们来到观察区，一块玻璃隔板将那片区域和黑猩猩隔开。然后她提着礼物包消失在走廊里，很快又重新出现在玻璃隔板的另一边。她把礼物分给那些黑猩猩，约翰和奥斯古德站在那里，目睹那些矮黑猩猩打开礼物。约翰距离玻璃隔板非常之近，鼻子和额头都紧贴在玻璃上。他甚至都忘了玻璃的存在，因此当邦琦发现 M&Ms 彩虹糖并兴奋地跳起来隔着玻璃吻他的时候，他惊骇地退后一步，险些摔倒在地。

虽然约翰早已知道，不同矮黑猩猩的爱好也各不相同（比如，他知道芒戈最喜欢的食物是大葱，而山姆最爱梨子），但他仍旧因它们竟如此截然不同、如此个性分明、如此“像人”而大感惊诧。它们分别是：邦琦，矮黑猩猩大家庭里的女家长兼无可置疑的最高首领，性格冷静，信心十足且深思熟虑，当然它对 M&Ms 彩虹糖兴奋发狂的时候除外。山姆，最年长的男性，个性开朗，魅力四射，而且对自己的吸引力有充分的自信。吉拉尼，青春期男性，爱慕虚荣，精力充沛，尤其喜欢跃上墙头再来个潇洒的后空翻。玛姬娜，就是有孕在身的那位，是吉拉尼最知名的粉丝，但同时也热爱邦琦，花大把时间帮它梳妆打扮，时常安静地坐在身旁为它梳头，结果是邦琦的头顶比其他黑猩猩都更秃一些。婴儿洛拉甜美得不可思议，但同时也是个捣蛋鬼——约翰亲眼看到它趁山

姆睡觉的时候，将它头下的毯子猛然抽走，然后飞奔到邦琦身边寻求庇护，还作出“突然袭击！突然袭击！”的手势。（根据伊莎贝尔的说法，弄乱其他矮黑猩猩的住处是一种严重的侵犯行为，但另一条规则却可以凌驾于这种戒律之上：在矮黑猩猩母亲的眼里，孩子是永远不会犯错的。）芒戈，另一位成年男性，骨架比山姆略小一些，个性却更加敏感：当约翰无意中误解了它想玩的“追妖怪”游戏以后，它就再也不理约翰了。那时，芒戈戴上一副大猩猩的面具，按照游戏规则，约翰应该假装骇然失色，然后拔足飞奔，让芒戈在后面追赶。但遗憾的是，约翰之前并不了解这条规则——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芒戈戴了一副面具。芒戈无奈作罢，沮丧地将面具扯下来，约翰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这让芒戈深受打击，于是扭过头，无论如何都不再跟约翰玩了。然后伊莎贝尔拉出面，与芒戈正确地玩了一遍游戏，芒戈才笑了起来。但一直到约翰的探访结束时，芒戈都拒绝与他再做交流，这让约翰觉得自己好像不小心伤害了一个孩子。

“劳驾。”

约翰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男子，因被约翰的腿挡住走道而无法通行。约翰收回双腿，将它们蜷曲着塞进奥斯古德身旁的空间，奥斯古德不满地咕哝了一声。男子走过以后，约翰把双腿重新放回走道，侧身的时候忽然发现前面三排处一位女士手中的书封面很是眼熟，他着实兴奋了一阵。那是他妻子阿曼达的小说处女作，尽管她最近一直禁止他使用“处女作”这个词，因为这个本来指代第一本书的词，最近听起来却似乎也是作者的最后一本书。那时候，阿曼达的《河流战争》刚刚出版，夫妻俩仍对未来充满希望，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词组“旷野中的惊艳”来形容在茫茫人海中忽然发现某人阅读此书的情景。但在此刻之

前，那个词组一直处在理论阶段。约翰希望阿曼达也能在这里，体验这美好的一幕。她一直渴望有人能给她支持，但约翰总是没有机会。约翰环顾了一下，寻找空乘的位置。她在机舱尽头的厨房中准备酒水。于是他悄悄拿出手机，从座位上微微站起身，对着那位读书的女士拍了一张照片。

空乘推着酒水车再次走了过来。凯特又买了些杜松子酒，约翰点了咖啡，奥古德继续半躺着打鼾，丝毫不顾邻座那位“人肉靠垫”眼里喷出的怒火。

约翰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档。

矮黑猩猩与普通的黑猩猩长得很像，但身材更加纤细一些，四肢修长，眉骨也更加平坦。面部呈黑色或深灰色，粉红色的嘴唇。黑色的头发从头顶向下分开。眼神和表情很有表现力。声音很高，时常发出清晰的音节。群体生活有母系特征，个体关系平等，生活平静。极端好色。雌性和雌性个体间的关系很亲密。

虽然约翰之前对矮黑猩猩的上述特征已有所了解，但当他发现它们性活动的频繁程度时，还是惊讶了一阵，尤其是雌性之间的性接触。快速抚摸一下对方的生殖器，就像握手一样自然。约翰发现，矮黑猩猩的某些性接触是可以预见的，比如分享食物之前，但大多数时候，那些性接触都没有任何理由。

约翰喝了一口咖啡，陷入沉思。他真正需要做的，是将他采访伊莎贝尔的录音全部转录成文字，尤其是那些声音以外的细节：她的神情，她的姿态，以及她忍不住使用美国手语的瞬间，那么不期然，但又那么

可爱。他将耳机插进录音笔，开始回放这天的采访录音：

伊莎贝尔：那么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话题是我？

约翰：是的。

伊莎贝尔：（紧张地笑）很好。我们能谈谈别人吗？

约翰：对不起，不能。

伊莎贝尔：我好紧张啊。

约翰：是什么原因让你进入这个行业？

伊莎贝尔：我当时正在上理查德·休斯博士的一门课——他也是这间实验室的创始人之一，他谈了与这项工作有关的一些事情。我立刻就被迷住了。

约翰：他最近去世了，对吗？

伊莎贝尔：是的。（停顿了一下）胰腺癌。

约翰：听到这个我很难过。

伊莎贝尔：谢谢。

约翰：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课程，是语言学吗？还是动物学？

伊莎贝尔：心理学。行为心理学。

约翰：那是你大学的学位吗？

伊莎贝尔：我的第一个学位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以为这能够帮我理解我的家庭问题。——等等，你能不能把那些话删掉？

约翰：删掉什么？

伊莎贝尔：关于我家庭的那些话。你能删掉吗？

约翰：当然。没问题。

伊莎贝尔：（明显松了口气）唉。谢谢。好了，总而言之，当时我

是一个茫无目标的大一新生，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。然后我听说了那个关于黑猩猩的项目，并参加了它的现场活动。看到那些黑猩猩以后，我无法想像我这一生还要做与黑猩猩无关的事。我的描述一点也不夸张。我请求、哀求休斯博士让我为这个项目做点事，做任何事。我愿意擦地板、刷厕所、洗衣服，只要能跟那些黑猩猩在一起。它们真的是……（漫长的停顿，眼睛望着远方）……我不知道我能否讲清楚这是什么感觉。它就是那样……发生了。我强烈地感觉到，我就属于这个地方。

约翰：所以他就同意了。

伊莎贝尔：没那么快。（笑）他告诉我，如果我能在暑假修完一门语言学方面的综合课程，并阅读他所有的作品，然后能用熟练的美国手语跟他沟通，他也许会考虑一下我的请求。

约翰：这些你都做到了？

伊莎贝尔：（有些惊讶）当然了。我都做到了。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暑假。就像你告诉一个人说，回家自学，四个月以后必须精通日语。美国手语并不像英语那样，只需用简单的符号即可传达信息。它是一种独特的语言，有自己特有的语法体系。它通常使用时间—主题—评述的结构，有点像英语，但仍是有所区别的。比如，你可以说（开始打手势）“昨天我吃樱桃”，你也可以说“昨天吃樱桃我”。但这并不说明，美国手语并不使用主谓宾结构，只是它的动词没有那么复杂的时态。

约翰：我听糊涂了。

伊莎贝尔：（笑）对不起。

约翰：所以，你开学一回来，就把他给镇住了，然后你得到了那份工作。

伊莎贝尔：我不知道是否把他镇住了。

约翰：给我讲讲那些黑猩猩吧。

伊莎贝尔：它们的哪个方面？

约翰：今天我看到你跟他们一起玩耍，然后我又亲自跟它们对话，然后还不小心伤害了其中一个的自尊心——这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。

伊莎贝尔：它已经不伤心了。

约翰：是的，它现在好多了。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在普通人看来有多么奇怪吗？想像一下，你跟一只动物的交往中伤害了它的感情，而且还要努力弥补与它和解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而且很可能对方还不给你好脸？而且，你可以跟动物们进行双向的交流，有时甚至可以使用人类的语言，而且前提是它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？

伊莎贝尔：天啊，我觉得它是愿意和你沟通的。

约翰：可我觉得我跟它说话是自讨没趣。

伊莎贝尔：对不起。但你的理解很对，我们的工作确实需要尊重和照顾矮黑猩猩的情绪。矮黑猩猩们借助目光交流和对沟通的渴望来学习语言，和人类的婴儿时期很相似。其实从年龄来看，矮黑猩猩语言学习的程度也相当于人类的婴幼儿。虽然有时候我很愿意将它们学习的程度稍微推进一点。

约翰：怎么讲？

伊莎贝尔：矮黑猩猩们有自己的语言。今天你也看到了——虽然山姆和邦琦分别位于各自的房间内，根本无法看到对方，但山姆却将钥匙藏匿的位置准确地告诉了邦琦。而且邦琦听后立刻找到了钥匙，根本没到别的地方乱翻。我们也许永远不能使用它们的发音与它们沟通，就像它们不能使用英语和我们沟通一样——因为人类和矮黑猩猩的声道结构有着巨大的差别，我们认为这跟 HAR-1 基因序列有关。